

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

名家读

唐 宋 词

精选现代名家 解读千古名篇

西渡◎编



名家读

唐宋词

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

西渡◎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家读唐宋词/西渡编.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5. 6

(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

ISBN 7-80177-370-5

I. 名... II. 西... III. ①词(文学) - 文学欣赏
- 中国 - 唐代②宋词 - 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116008号

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

名家读唐宋词

西渡 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11号国宏大厦C座4层)

(邮政编码:100038 电话:63906433 639063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27.5印张 407千字

2005年6月第一版 2005年6月第一次印刷

☆

ISBN 7-80177-370-5/I·001

定价:38.00元

宋词的盛衰^①（代序）

林 庚

以小令为 先锋的五 代宋初词

唐代诗歌在集大成之后，需要在诗歌语言上有新的突破，才能继续向前发展。于是，新兴的词便成为一个突破口。词是随着诗歌口语化的要求而兴起的，正如七绝是最口语化最富有抒情性的一种体裁，与七绝密切有关的词中的小令，也是纯抒情的一种诗歌体裁。最早流行的小令多是五、七言体，如《菩萨蛮》、《浣溪沙》、《玉楼春》、《生查子》等等，而它的口语化更胜过七绝。由于句式的富于跳跃性，更容易从口语中吸取新鲜的血液，获得一种表现上崭新的力量。所以诗歌创作的高潮最终便从诗转而向词，而词在新兴之初，正是以小令为先锋的天下。

乐府里有长短句，不始于唐宋之际。即以《敦煌曲子词》而言，其中最早的作品在隋代也已出现。但词之成为诗坛新的主角，则在晚唐五代间。词与诗的比较，除了句法的长短外，还有其更内在的不同。例如魏承班的《生查子》：

烟雨晚晴天，零落花无语。难话此时心，梁燕双来去。
琴韵对薰风，有恨和情抚。肠断断弦频，泪滴黄金缕。

顾夐的《玉楼春》：

月照玉楼春漏促，飒飒风摇庭砌竹，梦惊鸳被觉来

^① 节选自林庚《宋词的盛衰》，见《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时，何处管弦声断续。惆怅少年游冶去，枕上两蛾攒细绿，晓莺帘外语花枝，背帐犹残红蜡烛。

都是五七言诗，而风味却截然不同。其实，词的长短句本来不过是将五七言以及乐府中出现过的四言、六言，随着音乐的变化，交替地组织起来，所以晚唐之际，仅温庭筠一人就创写出十几种词牌来，而其所以能够得心应手打出一个新局面来，原因乃是多方面的。

晚唐以来成为垂老诗坛一线曙光的有两方面：一是诗歌的彩绘笔触，打破了传统的表现方式；一是口语的接近，唤起了新的语言的诗化。这二者其实又是互为表里的，因为只有口语里，才最没有传统的局限，也只有在表现的自由发展下，才能产生新的诗歌语言。这二者的合一，再加上长短句的自由，才促进了词的形成。

所谓长短句的自由，并不是指的字数而言。词的格律，或许竟是比较诗更为不自由的。原来词与过去乐府的不同，在于它要求每个字唱起来都要合于四声，所以每个字就都有规定的平仄。因为平上去入本身就是可以画在五线谱上的声调。词的平仄的规定因此不是决定于诵读而是决定于乐谱，这与后来的曲谱是一路的，与诗中简便的平仄律却是两样的。然而它因为音乐节奏的关系，每个句子，都无妨自成片段。这在表现上便形成飞跃性的绝大自由。像李白的《秦楼月》：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每句似乎都是突然间出现的。这种飞跃式的句法，使得彩绘时代所带来的幽深神秘的新鲜情调与象征性的手法，一变而顺理成章、谐和自然。非特长短句间如此，就是在整齐的句法上，也都有这样的特色。像温庭筠的《菩萨蛮》：

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
飞残月天。

前后两段间仿佛破空而来。就是更整齐些的像另一首《菩萨蛮》
的下阕：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
得知？

四句中也换了几回意思，这乃是早期词里普遍的方式，在每一句子上似乎都闪动着一种全新的姿态。从而为这新的诗体打出了天下。“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我们能说它是诗的句子吗？“宝函钿雀金鸂鶒，沈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处处带给我们的都是这飞跃的感知。然而我们并不觉得唐突，只觉得新颖，不觉得生硬，只觉得闪动，这便也又得力于那接近口语的好处。

中国文学史上民间的恋歌与爱情故事本来源远流长，女主角非常活跃。从《国风》中的《静女》、《氓》到汉乐府的《羽林郎》、《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一直到吴歌和西曲中的《子夜歌》、《莫愁乐》、《西洲曲》等等，女性始终都居于主角的地位，并且是正面的形象。这在敦煌曲子词中也正是如此。但是传统的寒士文学中却从来很少以女性为主角，就是有，也多限于游子思妇及宫怨这一类主题，而宫怨又隐约地乃是含有兴寄的政治诗，因此，真正的爱情主题很少被涉及到。而词的产生，儿女风流乃成为一切时尚并以表现女性美的生活基调作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个男性赞美女性的时代，男性的英雄气概在这里暂时不见了。生活的情调，便由关塞江湖的广大世界缩小到庭院闺阁之间。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便正是这时词的特色。爱情本来就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而青春又总是那么短暂，于是一切围绕着将要消逝的青春而歌唱。词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主题，为诗歌开拓出一片新的绿洲。主题的范围既如此单纯，一切语言上的暗示性、象

征性也就都可以意会，在这里浓烈的彩绘也就一化而为轻快明朗的笔触。

文人词的发展，大体是来自浅出和深入两路：一路从民间来，如白居易的《杨柳枝》、《竹枝》、《忆江南》、《长相思》，刘禹锡的《竹枝》、《忆江南》等，属于浅出的一路。另一路从晚唐诗来。自韩孟诗派强调印象，李贺乃近于唯美，李商隐又深入象征，诗坛乃步步地趋于内向。内心世界的深细体味，使他们创造出一种完全脱离了外界事物表面现象的写法，呈现出一种秾艳、梦幻的色彩。词的意境也就由此派生出来，而词的成功更在于实际上是深入和浅出合流，形成清新流丽的基调。当然，这种内向基础上的外向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名句，虽然意境也颇阔大，但总还是缺少浑厚的气象，回想那“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尔同销万古愁”的诗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寒士文学中海阔天空、气象万千的青春时代已经过去，词所表现的只能是对青春消逝的感伤，这便限制了词的境界和气派。然而词到底为诗坛创造了一次新的诗歌语言，从句式到语法到词汇都出现了再度诗化的新鲜感，正如五七言的山水诗把大自然人化，词则又把山水诗化，唤起一片相思，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小楼、飞絮、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形象，支持了词长达百余年的一段生命。最后乃又被不可避免的程式化束缚了自身的发展，终于走向赋化的道路，而告一结束。

晚唐诗人已经开辟了词的园地，五代时期更以西蜀和南唐作为发展的基地，蜀人赵崇祚选编《花间集》，保存了五代中大部分的词章，全集共收十八家。唐二人：温庭筠、皇甫松；前蜀七人：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魏承班、尹鹗、李珣；后唐二人：毛文锡、牛希济；后周一人：和凝；后蜀五人：欧阳炯、顾夐、鹿虔扈、阎选、毛熙震；南平一人：孙光宪。收入这一个集子的词人，便被称为“花间派”。花间派以温、韦为首。温庭筠以词牌的创新、精致的描画，奠定了词坛的地位；韦庄在词上比温庭筠更富于抒情性，表现为五代词向北宋的过渡。他的词大半作于入蜀以后，也可以说乃是花间派的真正盟主。其余花间派词人，如牛峤有

《江城子》：

鸂鶒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苹叶藕花中。帘卷水楼渔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牛希济有《生查子》：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少。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欧阳炯有《南乡子》三首：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绿，鸳鸯浴，水远山长看不足。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这些夺人心目的新鲜色调乃更丰富了词的园地。这词的起来，非特在爱好民间小调的诗人间流行着，便是皇帝们也都有衷心的爱好。唐昭宗有《菩萨蛮》：

登楼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这乃是一首具有政治内容的词，说明词已经真正地开始占领了诗

坛。后唐庄宗有《如梦令》：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又《一叶落》：

一叶落，褰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

后蜀孟昶相传也是一位能词的皇帝。然而真正可以与花间诸大家相提并论的，则不能不推南唐二主了。

词到了南唐，风格又转。从花间的鲜明，一变而为奔放。花间派是词的创始，不得不把全副力量用在追求表现上，便无形中停留在凝静与刻画。到了南唐，驾轻就熟，乃有了更多感情的直接流露。前者是比较近于描绘的，所以大体以赞美的对象为主，偏重抒写女性的柔情；后者则往往直抒胸臆，加进自我的表现。这是浪漫风格在较小范围内的复活。这都是新的情调，都是儿女情中自然的流露。不过前者更精致，后者更酣畅罢了。

中主李璟，以《浣溪沙》及《摊破浣溪沙》各二首最为知名。《浣溪沙》：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多病不胜衣。
沙上未闻鸿雁信，竹间时有鹧鸪啼。此情唯有落花知。

《摊破浣溪沙》：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比起花间景象，已觉辽阔。至于“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莫不在精致的感情中，赋予轻快的豪放。这诗风的转变，到了后主李煜手里，借着他独自的个性，乃更显然。他以无可争辩的抒情性，掩尽前人，把词带到另一个阶段去。

后主的词以一气呵成的旋律性取胜，更近于自然流露，他似乎毫不经意表现的技巧，而字句天成。使得一切语言，都化为音乐般的咏叹。他的流动的情感，仿佛在那文字之外就感动了我们。如他有名的《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至如《忆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这里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追忆往日的欢乐，有什么可读性呢？然而我们随着他的感情的流动而流动，似乎来不及思索其他，这证明他也还是可同情的。他实际上真是一个人间多余的君王，小令中的天之骄子，词坛上的宠儿，又《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里使我们感觉到多少人生的惆怅。至于“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这正是一个“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诗潮席卷着整个词坛的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浪潮中，才会出现这样一个艺术天才的亡国之君，他即便是写闺情的，像《长相思》：

云一緺，玉一梭，澹澹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破空而来，绝尘而去，轻快流丽，略无沾滞，令人只可在追忆上留下一些怅惘。又像《捣练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蝶恋花》：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这样词才在多方面取代了诗的天下。所以胡应麟《诗薮》说他的“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与南唐二主作伴的还有冯延巳。他字正中，有《阳春集》，是词人的第一部专集，从此词遂从小调正式步入诗坛。他在质上没有后主的惊险，在量上却产生更多的影响。使词的发展更稳定地转入了另一阶段，他的代表作像《归自谣》：

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
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

更有名的是十几首《蝶恋花》：

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钿筝移
玉柱，穿帘海燕惊飞去。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
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处。

莫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
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上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
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蝶恋花”的出现，以七言取代了“菩萨蛮”中的五言，使词坛步入更为轻快豪爽的阶段。他的作品或与温韦诸人相混，或与晏殊、欧阳修相混，正是介乎花间与北宋间，承先启后的人物。《点绛唇》：

荫绿围红，飞琼家在桃源住。画桥当路，临水开朱
户。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
郎边去。

此外像：“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风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
惆怅落花风不定”（一说为李璟作）、“风淅淅，夜雨连云黑。滴
滴，窗下芭蕉灯下客”，都似与二主的情调更为一致。至于《应天
长》：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
舞，寂寞绣屏香一炷。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
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

或作韦庄词，或作欧阳修词，正是说明着他在当时整个诗坛上的广泛的代表性。

词到了北宋，作者盛极一时。花间派仿佛山里的清泉，后主词仿佛三峡的天险，北宋词则平波初下，一泻千里，正是恰到好处的時候。代表这时候的词人，首先是晏殊、欧阳修、张先、范仲淹。他们都以新鲜的语言，写成风流的词句。

晏殊字同叔，有《珠玉词》集。他的作风雍容闲雅。《青箱杂记》说：“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所谓富贵天然其实就是从容不迫。像《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
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燕，炉香静
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又《采桑子》：

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折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
杏梁。须知一盏花前酒，占得韶光，莫话匆忙，梦里浮
生足断肠！

又《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幙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
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又《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
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
徘徊。

词乃伴着伤春的情调进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欧阳修字永叔，有《六一词集》，在北宋词第一期中，乃是最重要的作家。他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这首词与冯延巳词相混。至于他独具一格的词风则以清远俊逸见长，如《玉楼春》：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而《阮郎归》二首则尤为知名：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春睡觉、晚妆残，无人整翠环；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人倚栏。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梅，日长蝴蝶飞。花露重、柳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梁双燕栖。

又《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简直像一首令人难忘的单纯朴素的民歌了。至于他的名句像：“小楼西角断虹明”，“绿杨楼外出秋千”等，都是一向为人所称道的。

张先字子野，有《安陆集》词，他的作风飘忽纵意，一任所之。最有名的是《天仙子》：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悠悠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又《玉楼春》：

龙头舴艋吴儿竞，筍柱秋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分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又与他的《剪牡丹》中句：“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并为时人所称道，号曰“张三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苏、辛，为美成、白石。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

范仲淹字希文，有《丹阳集》。他乃是一位儒将。《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的作风属于豪迈一类。又如《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至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都是享誉词坛的名句。

此外晏几道字叔原，有《小山词》。他是晏殊的幼子，但穷愁潦倒。冯煦称之为“古之伤心人”（《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陈廷焯赞他“工于言情”，“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白雨斋词话》）他的《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称为一时的俊语。

林逋字君复，称“和靖先生”。他虽不是专力为词的，而清高淡远，自然为词坛生色不少。《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又《点绛唇》：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芳草，南北东西路。

他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也都成为词坛的佳话。

王安石作词不多，但“瘦削雅素”，能“一洗五代旧习”（《艺概·词曲概》）。他的《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清风扫。午枕觉来闻语鸟，欹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已老，贪梦好，茫茫忘了邯郸道。

张昇（音 biàn——编者注）字杲卿，有《离亭燕》：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潇，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洲，掩映竹篱茅舍。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这些又都在词里，另开辟一方天地，并成为以后慢调的先河。

宋祁字子京，他的《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人因此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寇准字平仲，有《踏莎行》：